詩毛氏學

詩毛氏學十九

小雅四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家父音甫刺幽王也胡曰不平者尹氏而任尹氏者則王也詩詞專責尹氏首章民具爾瞻末章式訛爾心皆指尹氏而刺王之旨自在言外

節音截彼南山維石巖巖音嚴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興也陳曰南山高峻其石巖巖然喻師尹尊貴其位赫赫然節高峻貌陳曰禮記釋文節徐音○陳漢章曰說文𡿺高山之節从山从卩是節爲𡿺之假借字截玉篇巀山高峻也巖巖積石貌馬曰廣雅巖巖高也羣經音辨引詩作嚴嚴亦云高也說文礹石山也巖巖皆礹之借字

赫赫顯盛貌陳曰傳於赫有言顯有言盛者重其義曰顯盛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陳曰周公以冢宰兼大師大公以司馬兼大師皇父以司徒兼大師是大師爲三公之兼官矣尹氏當以司空兼大師蓋司徒主教司馬主兵恆出任二伯之職司空主土公羊傳所謂一相主乎內者是也具俱大叔于田同瞻視釋詁文○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也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此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陳曰尹氏爲司空掌主土田故疾評之惔燔也韓詩作炎○段曰釋文正義皆引說文作憂心如炎曰讀如飪說文燔爇也炎小爇也卒盡釋詁文斬斷說文斬截也斷截也○李樗曰其言非戲實其國之將亡也此似謂正言莊論以救之之意監視也釋詁文○胡曰君失道臣專恣卽是國脈已絕言既者猶祖伊所稱天既訖我殷命也監者謂當察

視其亂之所由生也潛夫論詩云國既卒斬何不用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與傳義同○許謙曰一章言尹氏之失民望而致愁蹙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戈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才何反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七感反莫懲嗟

實滿小爾雅同猗長也孔曰傳以綠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胡曰此與有菀其特文例正同彼言阪田之中有菀菀然特茂者不言苗而可知其爲苗此謂南山之上而有實然長茂者不言草木而可知其爲草木○昶按詩言南山之上充滿其長育以反輿師尹之不平也薦重爾雅荐再也○朱曰薦荐通瘥病釋詁文○昶按說文引詩作瘥云殘薉田也殘薉亦病也蓋三家字異而義同弘大也釋詁文憯曾也釋言文○王引之曰憯莫懲嗟憯莫懲也嗟句末語助○蘇曰爲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

讟其上而尹氏曾不懲創求所以自改也○許曰二章言爲政不平而不顧天怒民怨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丁禮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氐本爾雅作秖訓同○陳曰言尹氏爲周之榦臣也維周之翰維周之楨句義正同均平馬曰漢律歷志引作鈞云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成就平均也平成同義故又言誰秉國成小爾雅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鈞本稱物之名後遂通以爲平鈞之稱毗厚也陳曰毗乃𣬈之隸變采菽之膍卽肶之或字從肉與此𣬈從囟二字而其義皆爲厚荀子引作痺王熹本作埤坒字異而義同厚者厚尹氏以爵祿也○鄭曰使民無迷惑之憂○荀子云故先王旣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昶按荀子言爲政當

先德化尚賢廢不肖而後輔之以刑使民知所從違此釋詩四方是維俾民不迷之義也以上皆陳正誼下二句忽翻轉文勢斗絶

弔至鄭曰至猶善也不善乎愬之也○陳曰至與致同不至有不攻致不堅固之義昊天斥王也○胡曰大誥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皆與此詩不弔同

空窮也陳曰七月傳穹窮也古空穹通用師謂衆民言不宜窮困我衆民也○許曰三章言大師爲國根本爲政當均平而其任之重如此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平聲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徒里反瑣瑣悉果反姻亞於嫁反則無膴音武仕

庶民之言不可信和按庶民之言斷句不可信合下勿罔上而行也二句皆庶民之言弗躬弗親所謂不自爲政也其所任用皆小人故庶民皆言其不可信楚語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不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傳正本楚語爲訓後人讀傳不詳致失其解

勿罔上而

行也鄭曰仕察也○昶按仕察用釋詁文庶民言謂不可信而女弗躬弗親而任用之庶民戒勿罔上而行而女弗問弗察於其言皆由其心之不平故喜近小人而行欺罔君子乃君上之通稱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昶按釋詞云式語詞之用也用詞之為也為猶則也當引此傳為證尹氏為政不平乃險詖之人下咈民言上罔其君致此災禍用平則已蓋承上不平薦瘥為說言用平夷之道不欺罔則災禍可止也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昶按不問察庶民之言而信用小人之言則必至危殆○陳曰大戴禮孔子曰式夷式己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為不險也孔子引詩以不險釋無殆毛傳云危殆確不可易矣瑣瑣小貌釋訓小也兩壻相謂曰亞釋親文膴厚也陳曰周禮注膴又訓大厚與大同義仕事也○昶按易云下不厚事也與此厚事同○鄭曰瑣瑣昏姻妻黨之人無厚任用之○許曰四章言任用小人連引私黨昊天不傭勑龍反降此鞫九六反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君子如屆(音戒)俾民心闋(苦穴反) 君子如夷惡(烏路反)怒是違

傭均(釋言文○韓詩作庸云易也字異義同) 鞫盈(釋詁文○鄭曰盈猶多也)訩訟也(釋言文○陳曰昊天不傭猶言昊天不平耳董言有爭田之訟本三家詩傳訓盈訟與董說合惠順也○祁按鞫訩乖戾之俗皆由上之化下今乃歸於天屆降而仍望其君子之有以補救辭緩而意實痛切) 極(釋言文) 闋息(陳曰釋詁㱿息也㱿與闋聲相近○祁按極即莫匪爾極之極言君子如均平立極則民之鞫訩當止息也此承首二句君子如夷承不惠二句) 夷易(釋詁文) 違去也(祁按惡怒即乖戾也君子和易則民心之惡怒是去也○許曰五章言君子可消天變)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爲政(音征)卒勞百姓

王引之曰襄十三年傳楚共王卒吳侵楚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此言伐人之喪不祥所以敗也成七年傳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亦謂中國無善君則諸侯皆受其亂也善君謂霸主

病酒曰酲說文酲病酒也成平也緜同○胡一桂曰秉國成即上章之秉國均○蘇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誰秉國成者乃不自爲政而以付之姻亞之小人以至此也○馬曰卒者瘁之假借卒亦勞也○陳曰勞猶病也○許曰六章承上言尹氏不但不能弭天變抑且生禍亂下四句則應前第四章而又起下欲遁逃之意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丑郢反

項大也陳曰凡從工聲字多訓大如仜仕堆之例○新序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行○項領不亦宜乎○祖按四牡項領箋申傳謂馬不肯爲用失之而云今但養大其領則是也蓋詩言四方靡所騁故馬以久逸而項領乃避禍無所憂亂之詞劉子政所說最得其恉諸家引詩多致慨於懷才莫

用乃推廣言之非以解經也騁極也鄭曰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孔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許曰七章言欲遁無所往

方茂爾惡去聲相息亮反爾矛矣既夷既懌音亦如相醻市由反矣

茂勉也陳曰說文懋勉也茂與懋通相視也○祁按惡即惡怒是違之惡言方勉惡爾之時則視爾如干矛矣懌服也釋詁文○祁按夷即君子既夷之夷既夷既懌所謂惡怒是違也爾夷則民服如相醻報矣此章申說第五章之義以啓末二章見民之向背無定故作詩以冀其懲改也舊解多誤

昊天不平我王不甯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

正長也釋詁文○王肅曰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長○祁按小民背

怨其上則不甯矣所謂王訩也然皆由長民者不懲止其心所致故先呼而愬之曰昊天其不平乎我王其不甯乎上之人皆不懲其心矣下之人皆覆怨其正矣此章承第八章上二句是戒詞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五戈反爾心以畜萬邦博工反

家父大夫也陳曰家父周大夫食采於家以邑爲氏者也十月之交篇有家伯是家父之族春秋周桓王時有家父或即家父之後歟何休公羊注家采地父字是也說文誦諷也○鄭曰訛化也畜養也○陳曰訛當作吪破斧傳吪化也陸賈引出此詩而釋之云言一心化天下而國治是西京舊訓亦以吪爲化也○昶按以究王訩者言窮究王之訩端也多訩由於無化欲化天下必先化爾心一心化而天下之國皆治是心者政之本也

此章承第八章下二句是勉詞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孔叢子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呂曰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此詩在古止名節○胡曰十月之交

箋云節刺師尹不平亦單稱節祇是便文無關義例

正（音征）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音姜）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

正月夏之四月 鄭曰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恆寒若之異○孔曰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月大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爲正月也周六月是夏四月○陳曰漢書五行志引古左氏說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傳正本左氏汪遠孫說淮南子冬雷夏霜即引此詩與傳同

傳 繁多也 陳曰繁者緐之俗字公劉箋緐多也 將大也 釋詁文○訛說文作譌○劉向曰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

京京憂不去也釋詁憂也○鄭曰念我獨兮言我獨憂此政也○孔曰憂在於心京京然不能去

癙痒皆病也釋詁文○陳曰爾雅釋文詩作鼠是也說文無癙字○祖按小心者敬天之變也心傷繁霜既病於憂矣又以訛言衆興憂心長此不去則病乃益甚故曰病憂以病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容口反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餘九反言自口憂心愈愈容口反是以有侮莫厚反

父母謂文武也陳曰小宛傳先人文武也雲漢傳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文義同此○祖按食毛踐土所以爲生也二章曰念我無祿末章又曰民今之無祿是言天下窮困民不聊生也故知此生我謂文武矣

我我天下孔曰作者舉天下之心爲之怨刺不寧爲己故謂天下爲我也

瘉病也釋詁文○胡曰言自文武以來休養涵濡之久何以至今日而遭此暴虐正與下二句相接瞻仰亦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下卽曰無忝皇祖遭時變而呼先王與此同

莠醜也陳曰莠醜

曡韻○祖按愈愈憂懼也馬曰釋訓瘐瘐病也卽詩好言猶甘言愈愈之異文漢書瘐死顏注瘐字作瘉○鄭曰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訛言者殊塗故用是見侵侮也○季本曰此章言己適當訛言之爲害而不能避也

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惸惸憂意也陳曰惸當作㷀說文㷀或從心作惸爾雅㷀㷀憂也○祖按無祿猶言無食

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孔曰罪有等級重者入於肉刑輕者役於圜土今無罪亦令與有罪同役故言并也役之圜土周禮有其事○陳曰臣僕卽罪人爲役者微子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晏子越石父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史記則云在縲紲中此罪人爲臣僕之證

富人之屋烏所集也馬曰此承上于何從祿言舉世皆將窮困

不知烏何所止耳○祁按晉語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菀己獨集於枯是烏集富人之屋古有此語郭林宗哭陳蕃竇武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但不知瞻烏爰止於誰之屋耳亦自傷國將亡無所歸依與毛略同李注不知王業當何所歸非是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滕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中林林中也兔罝同薪蒸言似而非鄭曰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韓詩外傳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王者爲亂夢夢然抑傳夢夢亂也○鄭曰氏今且危亡視王者所爲反夢夢然而亂○祁按傳必云王者蓋詩詞指天而其意則斥王非真謂天之夢夢也勝乘也○陳曰勝乘疊韻○朱曰此特值其未定之時耳及其既定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申包胥言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皇

君也釋詁文○馬曰天如有止亂之心則此訛言之小人無不能勝之者乃天能訛人而不肯止亂不知天意果誰憎乎此詩人念亂而反覆推測故作不解之詞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陳曰傳意山喻位卑喻小人蓋讀同盍何也謂山蓋卑言山何卑也○補按人言山之卑寔則爲岡爲陵不卑也蓋小人在位位雖高而望損祇覺其卑耳說文岡山脊陵大阜皆以喻高也上章侯薪侯蒸言其似材而非材此章爲岡爲陵言其雖高而不高小人爲世所賤惡如此而曾莫之懲何也○姚舜牧曰政行慘虐又欲箝天下之口故造此姦僞之言不曰執政而曰民者不敢斥言也故老元老陳曰故老猶言孤卿謂皇父卿士也訊問也陳曰周禮聘王夢注聘問也古者有問夢之事召元老問占夢洪範所謂謀及卿士也○補按上自元老下至占夢

乃大率之詞非召元老訊夢也君臣俱自謂聖也陳曰十月之交傳皇父甚自謂聖則知臣指皇父而君刺君王○鄭曰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孔叢子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亦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暉鬼反蜴星歷反

局曲也陳曰局曲疊韻文選注引詩云蹐傴僂也蹐累足也說文足部引詩作踖云小步也走部引詩作趚云側行也○陳曰蹐累疊韻蓋高蓋厚言天何高地何厚也○說苑孔子論詩至於正月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

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倫道同說文脊理也春秋繁露云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馬曰名號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維號斯言卽論語名之必可言也之義幽王寵褒姒則適妾不分信訛言則是非不辨名號之不正也久矣故詩取正名之義以刺之有倫有脊卽正名之本繁露作迹玉篇迹理也○昶按無號之言是訛言也此以刺當時之臣政無倫脊故使人置身無地蜴螈也胡曰古人以虺卽蛇虺小蛇大說文虺以注鳴者引詩胡爲虺蜥蜴卽蜥爾雅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注謂一物四名○鄭曰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昶按姦僞之人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虺蜴正形容消沮閉藏之態

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抏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言朝廷曾無傑臣鄭曰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特茂之苗喻扤者在閒辟隱居之時扤動也攷工記則是以大扤注扤搖動貌○朱曰瞻彼阪田猶有菀然之特而天之扤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詞也○鄭曰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馬曰則字爲句末語助

仇仇猶謷謷也釋訓仇仇敖敖傲也郭注皆傲慢賢者○胡曰荀子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注執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然則執我猶言待我矣○馬曰功力謂之力用其力亦謂之力不我力卽不我用緇衣引此詩注云亦不力用我是也緇衣又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注由用也與此同義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力詔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補毛反姒音似威呼悅反之

孔曰心不離憂如物之纏結 厲惡也 桑柔同○朱曰正政也我心之憂如結者爲國政之暴惡故也○陳曰胡何也然猶是也 滅之以水也 陳曰說文燎放火也甯或猶云胡有也燎火熾盛滅必以水今於何有也隱六年傳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也惡萌易滋而以燎火難滅爲喻訓厲爲惡正本左傳○祀按以厲惡之日滋故知宗周之將滅燎火喻厲政非以喻宗周 宗周鎬京也 陳曰幽王在鎬故鎬京爲宗周 褒國也 水經注褒水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矣按漢褒中縣屬漢中郡 姒姓也 史記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姒氏 威滅也 陳曰以今字釋古字 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孔曰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也○陳曰褒姒滅周莫詳於國語史伯告鄭桓公云褒人褒姁有獄而以女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是褒女爲后之事也又曰王欲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

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虢韋注騷謂適庶交爭亂虐滋甚是卽滅周之事也史記言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褒姒而愛之生子伯服是立后后當在四五年間六年而遭日食之變大夫作十月之交以刺之至王欲放殺大子而其傳作小弁之詩自在九年中事此傳但云立后不及殺大子當與十月之交先後同作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才再反乃棄爾輔載如字輸爾載才再反將七羊反伯助予

窘困也韓詩迫也○蘇曰王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祖按下章終踰絕險會是不意卽承此爲說

大車重載又棄其輔陳曰輔者揜輿之版大東傳箱大車之箱也方言輔箱謂之輫爾雅棐輔也棐與輫通箱取輔相之義則輔卽箱矣軸者大車揜版置諸兩旁可以任載棄其版則所載必墮將請將仲子同伯長

也釋詁文○鄭曰輸墮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

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音稷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員益也胡曰說文員物數也凡物之數多而後見左傳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滋者益也員爲物數故有益義○陳曰荀子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楊注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易壯于大輿之輹釋文本又作輻壯者大也益與大義相近○鄭曰屢數也顧猶視也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女不曾以是爲意乎以商事喻治國也○昶按終踰絕險言終當經歷絕險不可不豫圖所謂永終知敝也是此詩作於宗周未滅之前矣○中論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魚在于沼之紹反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

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沼沚也靈臺同○毛按魚以喻民魚雖伏於池沼而其情志之不自得亦甚昭然故中庸引之以證君子內省不咎無惡於志

慘慘猶戚戚也陳曰慘當作懆抑懆懆憂不樂也小明戚戚憂也○方苞曰民生狹隘已無可樂其思亂之情雖若隱伏而循數推理亦甚昭然可見奈何復為虐不悛以迫之使動乎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洽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音殷

言禮物備也釋文殽作肴○陳曰都人士傳彼彼明王也

洽合版同○左傳作協

鄰近陳漢章曰鄰近合韻

云旋也陳曰說文云象回轉之形旋者回轉之意旋即還也此陳古燕享之禮禮物既備同異姓具在王者有親親及遠之道焉僖廿二年傳引詩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富

辰釋之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兄弟謂鄰諸侯謂昏姻襄二十九年傳引詩子太叔釋之云吾不鄰矣其誰云之言晉不親近諸姬則諸侯其誰旋歸之乎毛傳與左傳辭意正合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昶按此傳詞語承上四句而意則釋下二句不鄰不云所謂獨也

慇慇然痛也陳曰念念今也爾雅慇慇憂也○鄭曰此賢者孤特自傷也

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兆反是椓陟角反哿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惸獨

佌佌小也釋訓文○說文引作伵蔌蔌陋也韓詩作速○說文速籀文作遬○鄭曰穀祿也此言小人富而窶陋將貴也君天之陸曰天災也在位椓之召旻傳椓天椓也○焦循曰傳以天爲君是爲在位是字指上有屋有穀之人也民之無祿既由君害之又卽是蔌蔌方穀之人椓之哿可也王引之曰哿與哀相對爲文哀者憂悲哿者歡樂也可亦快意愜心

之稱故箋云富人巳可惸獨將困獨單也禮記注單獨也○孟子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朱子以四七兩章為興餘皆比賦

十月之交刺幽王也李樗曰唐書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莫酉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音衣

之交日月之交會鄭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陳曰昭七年傳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注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是謂日月

之會也朔在日月之會今新法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在兩交曰中交曰正交黃白二道相交之度亦曰交行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是謂日月之交會也朔月月朔也朔月辛卯辛卯朔也醜惡也說文醜可惡也○陳曰謂當受其凶惡也左傳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正傳所本管子曰食則失德之國惡之亦與傳訓同

月臣道日君道 鄭曰微謂不明也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陳埴曰日蝕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處應當如是曆家推算專以此定疎密本不足爲變異但天文纔遇此際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戸郎反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

人也臧善也○孔曰昭七年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讁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韓詩外傳云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後漢書左雄上疏言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胡曰步算家言日食前後月必當食故曰彼月而食則既視爲常事矣此日而食則一何不臧之甚維常者詩人所以刺時之自以爲常也

爗爗于輒反震電中聲不甯不令盧經反百川沸弗聲騰山冢崒同碎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

爗爗震電貌說文引詩云盛也震雷也穀梁傳文○鄭曰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沸出采菽傳觱沸泉出貌騰乘也韓詩同○陳曰騰讀爲滕玉篇滕水上涌也乘與陸義相近山頂曰冢釋山山頂冢○馬曰崒崩與沸騰相對成文崒卽碎之借廣雅碎崩竝訓爲壞是也國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與此詩

所言正合言易位也昭三十二年傳史墨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陳曰荀子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其下即引此詩亂即易位荀毛義同也○朱曰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謝枋得曰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側留反子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音姥楀音矩維師氏豔妻煽音扇方處

鄭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六人之中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廷是以發焉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陳曰士事也卿士主掌六卿之事三公中執朝政者鄭語史伯

曰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史伯說幽王時事與此詩正同疑皇父卽號石父○又曰鄭語幽王八年鄭桓公友爲司徒詩作於六年爲司徒者是番也古今人表作司徒皮韓詩作繁○又曰周禮宰夫下大夫四人鄭司農注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家伯維宰案仲師治毛詩以此宰爲宰夫當是毛詩古說春秋宰咺服虔注咺天子宰夫此亦宰夫稱宰之證人表作大宰家伯○又曰周禮膳夫上士二人鄭司農以詩說之曰仲允膳夫人表作中術○又曰周禮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枋之法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人表作掫子○又曰周禮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鄭司農以詩說曰蹶爲趣馬○又曰周禮師氏中大夫一人鄭司農以詩說曰楀維師氏集韻引詩作楀人表作萬潛夫論作踽

豔妻褒姒美色曰豔胡曰天子八十一御妻不必正后乃得名妻況幽王既出申后固嘗立褒姒爲后矣云美色曰豔正著其以色升而

非以德選也谷永上書有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煽日以不臧又云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妻此書屢用十月詩中語而惟言幽王並不及厲其以褒姒閻妻對舉祗是一人一事相麗爲詞古人多此文例閻豔　煽熾也說文引詩作傓云熾盛也○穊按古字通　諸臣由內寵而進是豔妻之勢熾於天下方處猶言寰區方內○朱曰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爲之主故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音媒徹我牆屋田卒汙音烏萊音釐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

王引之曰抑發語詞與　時是也釋詁文○鄭曰噫是意噫億懿聲義並同　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穊按傳　下則不訓爲農時者皇父之虐民非獨奪民時也

汙上則萊　孔曰汙者池停水之名萊者草穢之名下田可種稻無稻則爲池高田可種禾無禾

則生草〇鄭曰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乎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〇彰執中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人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平聲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平聲不憖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皇父甚自謂聖王安石曰因其自聖而譏之向邑也孔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〇胡曰桓王與鄭之向寰宇記云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者也又襄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向方輿紀要云在開封府尉氏縣西南皇父所居當有一於此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陳啓源曰信當作同

維多藏之人也鄭曰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孔曰大宰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云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言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胡曰此疏雖釋箋然曰自同畿外曰以比列國卽依傳有同國之三卿爲文○陳漢章曰說文憖一曰甘也卽且也之誤不憖卽不且故左傳不憖遺一老杜注憖且也徂往也釋詞云居語助○孔曰朝臣皆有車馬無所可擇故擇民之富有者强偪將之所以刺其貪也○袒按鄭語史伯曰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卽第四章所云皇父卿士是也又曰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卽此章所云不憖遺一老是也蓋皇父徂向之後仍遙制朝政不復建立卿士詩紀其事言婉而諷證之國語號石父卽皇父無疑大也石同碩亦大也

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嚻嚻五刀反下

民之孽魚列反 匪降自天音汀噂子損反 沓音達背憎職競由人

劉向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

無辜讒口嗸嗸○陳曰黽勉密勿一聲之轉版傳云囂囂猶謷謷也韓詩作謷劉向作嗸潛夫論引作敖

字並通 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說文引詩云噂聚語也又作僔云聚也廣雅僔僔衆

也○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蕩箋其笑語沓沓如湯之沸羹之方孰○鄭曰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噂噂沓

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 職主也釋詁文○鄭曰亦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逐為此者主由人也

○孔曰猶人走相追逐唯恐不先言其競為之甚也○胡曰凡主相爭逐為其事者古語蓋謂之職競見

襄八年及哀二十三年傳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 四方有羨似面反 我獨居憂民

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直質反 我不敢傚我友自

逸
悠悠憂也陳曰爾雅思也思與憂義近　里病也陳啓源曰爾雅悝病也邢疏引此詩以證云里悝音義同伯兮心痗傳已有釋故此詩祗訓里字孔述毛云爲此而病指里也亦甚困病矣指孔痗
羨餘也陳曰小司徒職以其餘爲羨鄭司農生羨餘也餘者有餘於財我獨居憂言我獨憂也居爲語助鄭曰逸逸豫也○
徹道也陳曰釋訓不遹不蹟不徹不道也不遹者卽日月篇之報我不述也毛詩當作遹遹古述字不蹟者卽沔水篇之念彼不蹟也不徹者卽此篇之天命不徹也並見於詩故統釋之云不道也今爾雅不蹟下衍一也字爲不可通矣
親屬之臣心不能已陳曰天之令不循道而行遂有日食震電之變所謂旻天疾威天篤降喪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故不敢傚友之逸豫所謂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也○蘇曰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朱曰賦也○歐陽曰鄭謂此詩爲刺厲王者以幽王

時鄭桓公友爲司徒而非番褒姒非王后不得稱妻按幽王八年始以友爲司徒安知其前非番也史記載厲王事惟云好專利任用夷公又使衛巫監謗而於豔妻不之及則其爲臆說誣妄甚矣○蘇曰鄭以爲厲王詩毛公還其第因改之耳漢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毛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孔曰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爲之立名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政教從王而下於民而王之政教衆多如雨事皆苛虐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故刺之○馬曰讀詩記引韓詩章句雨無政無衆也政卽正也足證毛韓同義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其斬反斬伐四國昊唐石經依鄭箋作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

淪胥以鋪

駿長也釋詁文○胡曰謂皇天無親不能長施德惠於人長與常同即天命靡常之意穀不

孰曰饑蔬不孰曰饉釋天文○朱曰疾威猶暴虐慮圖皆謀也如何昊大曾不思慮

圖謀而遽

舍除也蘇曰置而不疑可也○祁按舍彼爲此乎若此對文除彼有罪者不計外若

此無罪

淪率也釋言文○王肅曰鋪病也○王引之者何曰淪薰聲相近毛詩作淪韓詩作薰

而同訓爲率淪胥以鋪謂相率而入於罪入於罪則病若江漢傳鋪病也韓詩作痡本字毛詩作鋪借字

○鹽鐵論引詩云

傷無罪而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夷世反三事

大夫莫肯夙夜音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

爲惡烏路反

戾定也桑柔同○王肅曰周室爲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孔曰周宗宗周也文雖異而義同言鎬京也○王安石曰方是時周未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勩勞也釋詁文○王肅曰長官大夫奔走竄伏我勞病莫之知也○陳曰正長也般庚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文十六年傳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並與詩離居同左傳引詩作肄○胡曰正大夫指六鄉之長其中即兼三公三事大夫疑爲在內鄉大夫之總稱對下邦君句爲在外諸侯之統稱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任人謂任事之官準夫謂平法之官牧謂養民之官作三事者言作此三事其下虎賁綴衣至亞旅皆有此三事之責者○陳曰夙夜夜未盡而早起以從事也夙夜謂早朝夕謂晚覆反也桑柔同○孔曰法度既滅君臣解體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人而王反出爲惡政以害天下

如何昊天音汀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

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辟法也釋詁文○鄭曰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爲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䎽按不信法言則行無標準非所以爲政也○朱曰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文十五年傳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在登反我朁思列反御憯憯七感反日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息悴反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戎兵說文同○馬曰不退卽指敵兵言謂外患熾而敵勢強也遂安也陳曰遂有成就之義故訓爲安天降饑饉民無所安定也成讀爲誠誠不爲句中之詞朁御侍御也朱曰近侍也國語居寢有朁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胡曰此詩自是朁御之臣所作而序云大夫刺幽王則朁御未必是小臣之稱楚語韋注褻近也嵩高王命傳御傳云御治事之官也則此朁御當是近臣之治事

者故云遭亂世義不得去○陳曰曾猶則也瘁病也瞻仰同○孔曰曾我侍御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憯憯然曰以憂病其凡衆在位之君子無肯用此事以告王者○顧炎武曰訊當作誶與墓門同

以言進退人也馬曰聽有順從之意說文從相聽也○祁按聞順從之言則答而進用之受譖毀之言則黜退其人幽王喜順從之言又喜譖毀之言宜君子退而小人進也○賈山曰秦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新序齊宣王謂閭邱卬曰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對曰夫雞豚讙嗷則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遂退庸得進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哀賢人不得言陳曰得能聲轉而義相近不得出是舌也祁按是者指上

聽言譖言皆所謂巧言也世譏其不能言實則賢人自戒勑不得出是舌耳哿可也正月同

可矣世所謂能言也陳啓源曰夫曰世所謂巧僅見許於俗人決非賢者巧言

從俗如水轉流潛夫論詩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言使巧者官彌尊也○和按昭八年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下引此詩爲證蓋叔向引詩取其義而不泥其辭世所譏不能言之君子其躬雖病而非詩人之所刺故曰怨遠於其身能言之小人躬雖處休而詩人刺其巧言如流故曰怨咎及之杜注孔疏皆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說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音以

于往也桃夭同○和按釋詁使從也不可使不可從仕也可使可從仕也幽王之時羣臣離散詩人欲招其朋友之賢者返國夫亂世出仕誠不免有危身之患故曰孔棘且殆若聽其長往不出則國事

愈壞是得罪於天子也亦云可出則羣小忌之又使朋友叢怨故曰怨及朋友非謂朋友之怨己也此章權衡於君臣朋友之間而審所處以啓下章之義仍以救國爲重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音姑鼠思泣血無言不疾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胡曰遷者移徙之名自王都出固可謂之遷卽其自他去而還亦可謂之遷曲禮坐而遷屨注遷或爲還〇祠按曰予未有室家此所謂微言也賢者知國之將亡室家將不保矣故不肯還都而託辭以見意無聲曰泣血說文無聲出涕曰泣〇馬曰說苑下蔡成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是泣眞有流血者因通言泣之甚者爲泣血〇鄭曰鼠憂也無所言而不見疾也祠按鼠思二句詩人反復憂思怨及朋友之義以謂出而無補徒取憎疾是誠然矣然又安所逃哉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

肯反者也衍按爾賢友也思爾出居而不肯反以謂王都危矣然而天下滔滔皆是又安有可以庇身之室乎言外仍望其復反自來說者皆未得其微旨○胡曰上篇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傳親屬之臣心不能已此章傳云思其友而不肯反可見二篇實一時之事此篇之朋友即上篇之我友也幽王之時亂形孔亟鄭桓公尚寄孥虢鄶為逃死之計其不去者必實有義不得去之故此等傳義毛公當有師承斷非望文衍說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朱曰賦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陳曰小旻猶小明也彼箋云言幽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

不從不臧覆用平聲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敷布也說文作尃○陳曰旻天斥幽王疾威二字平列猶亦謀也單言猶絫言謀猶下兩言謀猶同二章不我告猶傳猶道也以別上文之謀猶也四章匪大猶是經傳猶道也以別上文之爲猶也回

邪馬曰說文𡙇衺也衺𡙇也回即𡙇之叚借厥德不回傳回違也違亦𡙇之借字遹辟也陳曰

辟古僻字韓詩作回歒文選注作回穴又作泬並同沮壞也陳曰壞毀也言不日天下毀壞也○

䂓按斯指下土也邛病也巧言箋同○姚舜牧曰亦孔之邛病在國也下章所謂淪胥以敗也

潝潝音脅訿訿音紫亦孔之哀於希反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

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潝潝然患其上馬曰爾雅翕翕訿訿莫供職也郭注賢者陵替姦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

方言翕熾也郭注姦黨熾正釋翕翕二字○䂓按劉向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引詩

歙歙訿訿爲證惟其翕訿訿合故熾盛毛劉義同也訿訿然不思稱乎上陳曰各本作思不惟正義不誤說文呰呰不思稱意也字林訿訿不思稱乎上之意皆用毛傳韓詩潝潝訿訿不善之貌○馬曰召旻傳訿窳不供事也說文呰窳也窳嬾也毛蓋讀訿如呰荀子引詩噏噏呰呰毛釋訿與荀同○鄭曰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讀就發言盈廷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徒首反

猶道也孔曰我龜既厭繁數不肯於我告其吉凶之道也集就也韓詩作就○陳曰襄八年傳引詩杜預注亦云集就也集就並與成同謀義左傳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卽其義也

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鄭曰謀事者衆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己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

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胡曰謂不行而欲遠謀也說文邁遠行也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魯語文程法陳曰程訓法連言之曰法程經常陳曰經訓常連言之曰經常猶道鄭曰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邇近也陳曰中庸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鄭注邇近也邇言難察維邇言是聽則不好察之矣爭爲近言胡曰上之人維邇言是聽則下爭爲邇言以迎之邇言所謂肉食者鄙不能遠謀也鹽鐵論云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君國子民之道也詩曰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惟邇言是爭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此釋邇言甚明○祁按匪先民是程謂建言者匪大猶是經謂聽言者是聽是爭分承上二句潰遂也召旻傳同○鄭

曰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火吳反或哲或謀音媒或肅或艾音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靡止言小也和按邦幾千里惟民所止無止故言小人有通聖者說文聖通也有不能者孔曰謂不能爲聖○釋文靡膴韓詩作靡膴猶無幾何○王肅曰膴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爾雅作乂有恭肅者有治理者鄭曰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故云然淪率也○朱曰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嚴曰言賢愚將同受其禍也○王引之曰無發聲也無淪胥以敗淪胥以敗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皮冰反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湯何反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馮陵也陳曰馮陵曡韻說文夌越也夌與陵通淵無舟渡河也繫傳引詩作淜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釋訓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一非也孔曰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鄭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陳曰荀子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故賢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毛傳正本荀子又昭元年傳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子羽曰樂王鮒字而敬尤可證傳義之用古訓也高注淮南子云言小人而為政不可不敬不敬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他是漢人說詩皆與不合戰戰恐

也兢兢戒也陳曰雲漢傳兢兢戒也戒慎與恐懼無二義恐墜也墜俗隊字恐

陷也陳曰小宛傳如集于木恐隊也如臨于谷恐隕也二傳訓同（）祀按傳云敬者探下恐懼戒慎

而爲言也箋以畏慎申明傳義最得其旨此承上章言用小人則淪胥以敗禍烈至此故當畏慎也君子

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其知敬者乎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朱曰賦也

小宛於阮反大夫刺幽王也孔曰宛是小貌刺幽王政教狹小如小鳥然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陳曰大玄宛雛沈視宛雛卽少雛正與詩訓同考工記鄭司農注惌小孔貌說

文宛惌一字鳴鳩鶻鵰陳曰昭十七年傳杜注鶻鳩鶻鵃也爾雅鶌鳩鶻鵃按鶻鵃鶻鵰字

異義同傳於垛之鳩為鶻鳩而以此為鶻鵰則亦謂一物矣翰高四月箋同戾至也韓詩作厲云附也字異義同行小人之道責以高明之功終不可得礿按高注淮南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入雲中又注呂覽云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是鳴鳩實能高飛然終為小鳥與義但喻幽王以小人之道居君位終無其功故可憂先人文武也陳曰與雲漢同先祖謂文武同祭義言文王之祭卽引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是古說此詩者指文王言文武者文武道同也明發發夕至明礿按明與夕對謂天曉也發謂醒不寐廣雅發明也明覺發也猶言至旦不寐傳復申言其發也自夕至明載驅傳發夕自夕發至旦彼言發行此言發寤○胡曰毛於二人無傳者意以先人指文武則文武之所懷者必自懷其父母可知○礿按周之先人以達孝開基今幽王不能嗣宣王中興之業故陳古以刺今也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方二反各敬爾

儀天命不又音肆

齊正陳曰爾雅中也義相近○朱曰聖通明也克勝也爾雅勝克也○朱曰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不爲酒困也醉日而富矣劉彝曰彼昏而不醒壹志於酒日增其甚○胡曰論語孔注富盛也又復也陳曰執兢傳反復也从又反謂之復又謂之復其理一也左傳云天祿不再○輔廣曰人能敬身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袘按此章刺幽王酗酒昧昔先人酒誥之戒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亡丁反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房以反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中原原中也陳曰謂原田之中爾雅可食者曰原菽藿也陳曰易林曰種菽豆暮成藿莢是菽藿通稱之證說文尗豆也藿尗之少也白駒傳藿猶苗也是藿爲菽之嫩苗者耳力采

者則得之鄭曰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 螟蛉桑
蟲也釋蟲文 蜾蠃蒲盧也釋蟲文○說文引詩作蠕云蠕蠃蒲盧細要土蠭也天地
之性細要純雄無子○陳曰純雄無子即莊子細要者化之說也法言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
我類我久則肖之矣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說竝同 負持也陳曰
持猶攜持褓負負戴皆持也○鄭曰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式用穀善也○陳啓源曰似爲
似續之似謂爾子嗣有萬民○穊按此承上章天命不常之義而刺王之不能以善教伯服也
題大計反 彼脊令音零 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
夜寐毋忝他簟反 爾所生
題視也陳曰玉篇題視也大學顧諟天之明命或爲顧題題諟題竝从是聲義同 脊令不
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鄭曰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漢書

東方朔傳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顏注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

忝辱也釋言文○陳曰邁征皆行也日邁月征猶言日就月將耳曾子立孝篇引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耻其親君子之孝也傳以脊令之不自舍興君子之不自舍正本大戴禮爲說○昶按此承上章以善教子之義而言君子之不自舍以刺王之有忝所生也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啄陟角反粟哀我塡徒典反寡宜岸宜獄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交交小貌秦黃鳥同桑扈竊脂也釋鳥文扈作鳸○鄭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陸璣曰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筩中膏故曰竊脂○陳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易林云桑扈竊脂啄粟不宜亂政無常使心孔明焦說與傳合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昶按與義但以桑扈啄粟喻塡

寡之陷犴獄而失其性將不能生其謂上爲亂政云云又塡寡所以失性之故與與義無涉 塡盡

陳曰塡讀爲殄殄韓詩作疹云苦也疹卽殄字盡盡謂窮盡盡寡謂寡特 岸訟也說文引詩作犴○陳曰岸爲犴之假借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王念孫曰宜助語詞也宜岸岸也宜獄獄也○馬曰握粟有二義一謂祀神說文繫傳云糈祀神之精米淮南云巫用糈藉是也一謂酬卜說文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繫傳引此詩云古者求卜必用貝握粟其至微者也蓋始用糈以享神繼卽以之酬卜日者列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謂祀神之糈不復奪之也○王安石曰是時塡寡不能自直必矣則雖出卜自何能穀乎○昶按此刺王不自修而務爲苛虐非但不能式穀其子天下之人皆不安其生矣先人慎庶獄哀煢獨今何如乎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温温和柔貌釋訓柔也恐墜也陳曰墜當作隊落也恐隕也陳曰黄鳥傳惴惴懼也隕亦隊也此詩刺幽王以小智而登高位故末章陳古明王居上位而不敢怠忽于政事者恭人以言明王也韓詩外傳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三懼者明王之務也詩曰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此言大王之居人上也韓詩說與毛詩首章與義相應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步干反　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孔曰大子謂宜臼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臼其傅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

弁彼鸒音豫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音羅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樂也毁曰弁者昪之假借說文昪喜樂也鸒卑居釋鳥文卑居鵯烏也孔曰郭璞謂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是也此烏名鸒而云斯者語辭提提羣飛貌廣韻同○鄭曰興者喻凡人父子兄弟出入宮庭亦提提而樂傷今太子獨不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陳曰鄭語史伯告桓公曰王欲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然則大子奔放在九年之中去西周之亡甚急促也此傳據以釋經羅字之義亦總釋全章之恉以明小弁之詩乃宜咎被放而作○朱曰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鸒斯之不如也舜之怨慕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朱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陳曰列女傳作號泣曰呼閔天呼父母則兩于字當作呼字解云如之

何言如之何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也此亦大子傅述大子怨慕之詞

踧踧徒歷反周道徒首反鞫九六反爲茂草此丑反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擣丁丑反假寐永歎維憂用老魯手反心之憂矣疢勅覲反如疾首

踧踧平易也說文引詩云踧行平易也○陳曰爾雅儵儵罹禍毒也郭注悼王道穢塞儵卽踧之異文樊光本作攸攸音條攸攸踧古聲同周道周室之通道陳曰謂鎬京鞫窮也谷風同○陳曰窮猶塞也臺門傳所謂幽閉希行生此棘薪也惄思也釋詁文擣心疾也孔曰似物擣心故云心疾說文擣手椎一曰築也○陳曰擣者府之借字呂覽注府跳動是府乃跳動病心之疾○鄭曰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孔曰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疾首謂頭痛也

維桑與梓音子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滿以反不屬音注
于毛不罹于裏音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謝枋得曰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見其樹則思其人所以必恭敬也敬其桑梓豈敢忘其父母乎○朱曰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方苞曰言無人所瞻者非父無人所依者非母而我獨見棄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
陰以言母陳曰屬猶附也罹當依唐石經作離凡別離與附離字皆作離○王引之曰裏讀爲理謂腠理○親按人於毛髮不附屬則外無可瞻於腠理不附離則內無可依以喻放逐在外不得見父母無可瞻依也辰時也釋訓不辰不時也○鄭曰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孔曰昭七年傳六物歲時日月星辰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于罪反者淵萑音丸葦

韋鬼反 淠淠孚計反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蜩蟬也方言蟬楚謂之蜩 嘒嘒聲也說文小聲 漼深貌說文作淠深也 淠衆也陳曰說文𣎵艸木盛𣎵𣎵然也淠即𣎵之假借○鄭曰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陳曰說苑引此詩云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韓詩外傳言大者無不容也此鄭所本三家毛意或然也○鄭曰屆至也今大子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不知終所至也遑暇也○昶按蟬容於柳萑葦容於淵今大子獨漂流無所容傷其不如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支聲 雉之朝雊古豆反 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伎伎舒貌馬曰說文蚑徐行也凡生之類行皆曰蚑伎蚑假借謂鹿之奔走其

足伎伎然舒也鄭曰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孔曰此鹿斯與鷕斯柳斯斯斯皆辭也壞瘣也說文引作瘣謂傷病也爾雅瘣木符婁郭注謂木病尫傴瘻腫無枝條○陳曰符婁說文作疛瘻疾用無枝卽符婁之意○蘇曰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獨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

相息亮反彼投兔尚或先蘇鄰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

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鄭曰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馬曰投度也度雙聲度之蘉蘉箋度猶投也韓詩度塡也說文𢿱閉也廣雅㨴塞也字通作杜人張罝以掩兔必塞其路故箋謂投兔卽掩兔禮記有開必先先之與所以開之也謂開其所塞墐路冢也說文引詩作墐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陳曰楚語道墐相望韋注道冢曰墐周禮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此周制也○鄭曰君子斥幽王

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列女傳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於中心下引此詩

隕隊也同七月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居我反矣析薪扡徒可反矣舍彼有罪予之佗徒何反矣

鄭曰醻旅醻也如醻之者謂受而行之○朱曰言王惟讒是聽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

伐木者掎其巔陳曰七月傳角而束之曰掎國語注從後牽曰掎說文掎偏引也三訓實相通凡伐木者必先以繩索繫其顛本而角束之而偏引之而從後牽之今斬伐大木猶如是也

析薪者隨其理唐石經扡作杝張參五經文字亦作杝○李黼平曰正義讀杝爲施得之孟子云施從良人之所之邱中有麻箋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是施有隨從伺閒之義故毛以爲隨其理

佗加也陳曰佗加疊韻說文佗負何也負何與加義相近○鄭曰

椅其顛者不欲妄踣之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今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舍褒姒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大子

莫高匪山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夷豉反由言耳屬音注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浚深也陳曰浚讀與濬同○後漢書黃瓊傳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與○祖按無高而匪山無深而匪泉言讒言之工抑之揚之無不可也○陳曰繇於也繇由通用韓詩外傳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此詩戒幽王當慎用其言不得易出諸口將有讒人屬耳於垣壁以窺伺之也言卽廢適立庶言之念父孝也陳曰逝梁伐笱喻褒姒讒佞將顛覆周室大子代父爲憂憂猶冀其或改故曰無逝無發邶風傳閱容也遑當作皇暇也言我身不能容說於父何暇憂我之後日乎此皆念父之詞

故云念父孝也念即慕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我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孟子趙注磯激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劉氏詩益云孟子過大一語可斷其爲宜咎之詩大子國之根本國本動搖故曰過大若尋常放子禍止一身與凱風之母等耳何得云

過大哉○昶按毛引孟子此章是孟子所主詩說必與毛同趙注孟子乃以小弁爲伯奇之詩失之遠矣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陳曰五章有巧言二字故以名篇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餘反無罪無辜亂如此幠火吳反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幠予慎無辜

朱曰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陳曰尊之如昊天親之曰父母皆斥幽王幠大也釋詁文威畏孔曰我誠無罪而畏罪我是可畏也慎誠也白駒同○俞樾曰慎眞古通用五經無眞字古人卽假慎爲眞也○昶按昊天大幠者承悠悠昊天而言謂其悠遠太大聽高不聞被讒之人無可控訴而呼之也○韓詩外傳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

愼無辜

亂之初生僭側蔭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市專反沮音阻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僭數胡曰僭與譖通衆經音義引作譖數與譖同說文譖愬也涵容也惠棟曰韓詩作減古咸字作減咸與函通說文涵水澤多也毛訓涵爲容亦當作函○蘇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于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遄疾泉水同沮止也雲漢同○鄭曰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祉福也六月同○陳曰魯語慶其喜而弔其憂注喜猶福也是福亦喜也昭十七年傳范武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左傳喜詁祉與毛傳福詁祉義同○昶按當喜而喜謂之如喜當怒而怒謂之如怒如卽左氏所謂類也

君子屢盟彌郎反亂是用長之丈反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恭反

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鄭曰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陳曰傳引周禮文以釋經盟字屢當作婁婁數也用猶以也桓十二年傳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襄廿九年傳是盟也其與幾何竝引此詩盜逃也孔曰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曰盜逃也言其逃避人也○胡曰讒人謂之盜者取義於逃謂隱匿其情而以言誘人也餤進也釋詁文○馬曰龍龕手鑑引爾雅舊注餤甘之進也餤亦啖之別體本甘食貪啖之貌引申爲進詩承上盜言孔甘故以啖食爲喻○表記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馬曰釋文共又作恭韓詩外傳引作恭止共猶言靖共虔共荀子見由則恭而止楊注止禮也○祁按匪彼同字彼其止共旁盜言孔甘之人所謂足恭也○鄭

曰卬病也○說苑孔子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卬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七損反度待洛反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兔遇犬獲之

奕奕大貌韓奕傳大也秩秩進知也胡曰釋訓秩秩智也小戎傳秩秩有知也正用爾雅文此云進知也者蓋秩秩義爲積積有次第之意故爲進知謂遞進愈知之大道也說文載大也讀若詩曰載載大猷○昶按大猷非一有知其淺者有知其深者自聖人謀之則進乎知矣故曰秩秩

莫謀也馬曰釋文莫又作謨說文謨議謀也莫卽謨之省假班固賦謨聖人之大猷今正用此詩○陳曰釋文忖又作寸寸古刌字說文刌切也刌度言案切測度也

毚兔狡兔也陳曰廣雅毚猶也狡狡猶義近○韓詩作趯趯云往來貌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迹有時遇犬得之○秦策引此詩高注他人有毀壞之心己忖度之躍躍跳走也毚狡也狡兔騰躍以爲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

傷人遇明君則治女罪也○戴溪曰四章言國家宗廟宮室故在皆君子之爲也典章法度具存皆聖人之定也彼讒人者將有心破壞之我安得不忖度其故忖度之則情狀得譬如狡兎之躍遇犬則獲矣

荏而甚反染音冉柔木君子樹讀如豆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

蛇蛇訑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荏染柔意也陳曰說文栠弱皃姌弱長皃荏染即栠姌柔木椅桐梓漆也孔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邢按樹木必取其材之良者喻能言必取其可行者往來猶前後也行言即言行二字平列謂諸人前後之所言所行心焉數之而知其行與言數之不相副也蛇蛇淺意也陳曰趙注孟子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蛇訑聲同義近淺讀與諓同公羊傳引書惟諓諓善竫言何注淺薄之貌韋注國語諓諓巧辯之言與傳訓合○鄭曰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顏之厚者出言虛僞而不知慚於人

○孔曰結搆虛辭使相符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爲亂階音皆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鄭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 水草交謂之麋陳曰爾雅水草交爲湄傳所本也麋 拳力也陳曰齊語有拳勇股肱之力說文引國語作捲勇拳捲字同拳亦勇假借字 也職主也文二年傳引周詩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況無勇而主亂乎惡之也 骭瘍爲微釋訓文郭注骭脚脛瘍創也 腫足爲尰釋訓文○說文引詩尰作瘇云脛氣足腫○鄭曰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尰之疾人憎惡之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猶謀將大也女作讒佞之謀大多○朱彬曰微尰喻讒人居卑賤之地非必真有斯疾猶新臺之刺衛宣爲籧篨戚施○馬曰居語助讀與日居月諸以居徂向上帝居歆竝同爾居徒幾何即言爾徒幾何也○呂曰此非特賤讒人之辭蓋言其本易

驅除特王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朱曰賦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鄭曰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孔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杜注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爲三公也○陳啓源曰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杜注鄭地幽王時鄭尚未遷暴未爲鄭有且與雒戎盟於此則暴必近雒意暴亦東都畿內國歟○王夫之曰公子遂壬午盟于衡雍乙酉盟于暴相去三日其近可知衡雍在今懷慶府蘇在今懷慶府溫縣蘇暴二國境土犬牙相入故嫌忌而相謗○淮南高注訟閒由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音根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

維暴之云

鄭曰梁魚梁也何人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隱其姓名爲大切故言何人○范處義曰不斥暴公指其從暴公者亦譎諫之義人心固險如山川難於知矣況於小人尤與艱險不可測也○呂大臨曰託過門不入之喻以道其反側之情情之不直譏我必矣

云言也

胡曰傳以云爲言者蓋承逝梁不入二句若曰是從誰之言而與我疏闊如此維其從暴公之言耳下章云不我可正與此章相應謂始者言我可今則言不我可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音彥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鄭曰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誰作我是禍乎是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陳堂塗也釋宮堂途謂之陳孫炎注堂下至門之徑○胡曰凡通問皆可謂之聲王質曰當時過門留語而去○祁按莊子天運篇子貢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蓋孔子非親往特傳聲爲之先容此言但聞其聲亦謂將命者傳其聲問故不見其身也不見其身則其人並未逝陳矣陳在門內故曰不入我門其入門而逝陳特將命者耳前後三言逝梁則皆指何人也說者多誤○輔廣曰古之責人往往至天而極爾無正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方凡反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奴森反胡逝我梁祇音支攪交卯反我心

飄風暴起之風終風傳暴疾也○孔曰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爲疾也攪亂也說文

引詩同○我行其野傳秖適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音舒爾之急行遑脂音支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朱曰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急行則何暇脂其車哉○𥙷按車必駐而後脂今以行急雖脂車且不暇甚言其不暫留也○胡曰呂覽注壹猶乃也乃者謂曩日也即指上逝梁之事○朱曰盱望也字林盱張目也○𥙷按安行二句述其來而不入之事急行二句設想之辭壹者二句再述前事此及下章皆所以致其盱望之情其於故舊惓惓不忘如此可謂忠厚矣

爾還而入我心易音移也還而不入否方九反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疷也

易說陳曰易與夷聲相轉夷說也韓詩作施施善也字異而義同○胡曰說文否不也章首言其心

難知此則言其不難知皆反覆窮究之意還而不入則其與於譖我情事不難知也祇病也陳曰白華疷病也祇假借字○䅏按此章前四句皆設想之詞後二句追憶之詞言若如壹者之來而不入則徒使我有攪心之病而已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古亂反諒音亮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

土曰壎釋樂大壎謂之嘂郭注壎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陳曰壎與塤同竹曰篪釋樂大篪謂之沂郭注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五分橫吹之廣雅云八孔○鄭曰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壎篪以言俱爲王臣宜相親愛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諒信也○朱曰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三物豕犬雞也孔曰隱十一年傳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豭即

豕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孔曰言古者有此禮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孔曰詛之所用一牲而已言出此三物以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須考叔爲子都所射鄭伯使諸軍詛之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爲等級耳

爲鬼爲蜮音或則不可得有靦他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蜮短狐也說文同云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段注狐當作弧○陳曰短弧射景射工水弩其名類皆相近靦姡也釋言文姡戶刮反孫注靦人面姡然說文靦面見人姡面靦也是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也○胡曰范蠡曰余雖靦然而人面哉猶云儼然人面也韋注靦面目之貌○按罔極者謂其鬼蜮之情罔可窮極猶言不可測度也雖有面目而示人不測故作詩以極其反側之情兩極字相應

反側不正直也孔曰洪範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則知側是不正直也反側者反覆之義○䄙按釋名好巧也匿怨友人來而不入反側無常所謂巧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朱曰賦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胡曰作者自稱寺人而采詩者名之以巷伯襄九年傳宋災令司宮巷伯儆宮杜注即以巷伯爲寺人意巷伯本內奄之通稱司馬遷傳贊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後漢書宦者傳序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詳其詞意皆以此詩即巷伯所作然則以巷伯即寺人不始於宋人矣

萋七西反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音泰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說文引詩作緀云帛文皃○孔曰論語斐然成章是斐爲文章之貌貝錦錦文也鄭曰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己過以成

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大甚者謂使己得重罪也○陸璣疏貝水介蟲也餘蚳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以黃爲文

哆昌可反兮侈昌果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音敵與謀音媒

哆大貌陳曰說文哆張口也穀梁疏哆然寬大之意並與傳同南箕箕星也鄭曰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孔曰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陳曰箕星東方蒼龍之宿實居東宿之末在北之南故謂之南箕天官書箕爲敖客曰口舌侈之言是必有因也陳曰哆後連文猶萋斐連文皆合二字成義萋斐成貝錦之文哆後成南箕之形皆以喻譖人致譖寺人受譖之由然譖必有因故傳申明之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補按傳釋經兩言成是者雖由於譖己亦有罪焉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

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搚（所六反）屋而繼之（孔曰放乎旦至於日也蒸是薪之細者搚謂抽也初執燭次然薪薪盡乃抽取屋草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祖按傳以顏叔子比被讒之詩人）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孔曰禮男女年不滿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不得閒雜在一處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殺曰荀子大略篇柳

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閉後門男
卽不逮門謂不及門無宿處也禮記注以體曰嫗
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
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可者未有能似於是也
袒按毛公此等傳實有得於詩人反躬析義之恉非
泛引雜事也上章二云亦已大甚特謂讒者之過甚耳
不自謂已無罪也此言誰主爲謀言外皆有自責之
意○陳漢章曰史記弟子列傳有顏之僕字叔卽此
傳顏叔子正是七十子所傳微言荀毛皆與聞之○
魏源曰小人陷君子必蒙以闇昧之事故傳以辟嫌
之審不審證之馮奉世傳贊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
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張宴注寺人孟子賢
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孔融駁復肉刑議亦有
寃如巷伯之語豈非遭讒而後爲巷伯魯詩同毛義
乎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繽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緝緝口舌聲說文引詩作咠云聶語也聶附耳私小語也○陳曰緝爲咠之借字翩翩往來貌桑柔傳翩翩在路不息也○鄭曰愼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昶按詩人正告讒者勿妄言妄言王將不信辭欲其誠意惡其不誠疏謂讒者自相計讀誤會箋怡○韓詩外傳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旣見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愼爾言矣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音接幡孚袁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遷

捷捷猶緝緝也陳曰捷接假借左傳捷公羊接皆作接有接續不絕之意　幡幡猶翩翩也陳曰幡猶反翩猶偏皆是偏黨反側之義遷去也昶按去與受反始受爾之讒而去人旣且受人之讒而去女矣下言投畀卽所謂棄去之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好好喜也陳曰爾雅旭旭憍也郎好好之異文郭注小人得志憍蹇之貌喜同嬉草草

勞心也陳曰爾雅慅慅勞也郎詩草草之異文玉篇慅音草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必二反豺士皆反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胡九反

投棄也陳曰投與木瓜小弁抑不同義此云投棄也遵大路傳斅棄也斅投聲轉義同北方

寒涼而不毛孔曰欲凍殺之地官載師曰宅不毛謂草木也昊昊天也鄭曰付與

昊天制其罪也〇陳曰後漢朱勃上書引詩釋之云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勃能說韓詩與毛詩同〇

緇衣云惡惡如巷伯

楊園之道猗讀加于畝丘音畝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

子敬而聽之

楊園園名孔曰以畝丘丘名故知楊園亦園名猗加也胡曰猗倚同字倚者依也凡因依者皆自此加彼之意畝丘丘名釋丘如畝畝丘李注謂丘如田畝曰畝丘孫注方百步也○陳曰楊園在畝丘之上故曰楊園之路加于畝丘也○朱曰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陳曰云罪已定將踐刑者此自明其被讒之禍且以原其作詩之由也當是相傳古說如此○祁按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以詩但言孟子作詩如家父作誦之例可矣必曰寺人孟子是傷其踐刑之意太史公所謂刑餘之人無足比數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終

詩毛氏學二十

小雅五

谷風之什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孔曰朋友之交乃是人行之大者幽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此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鄭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孔曰風類多矣正取谷風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故也

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韓詩薛君章句將辭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穨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穨風之焚輪者也釋天焚輪謂之穨○役曰焚輪猶紛綸也○陳啓源曰穨風力薄賴谷風扶之而上孔疏解此甚明陸農師曰風之銳而上者為猋風之旋而上者為穨莊子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即猋羊角即穨是也司馬彪云風上行謂之扶搖風曲上行若羊角然謂之羊角陸義應本此○秈按首章維風及雨以興維予與女也此章維風及穨雨風相合以興寘予于懷也此皆言其始合之時嚴氏以谷風為盛怒之風既違雅訓且與興義不切矣○陳曰諸本尚有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十三字是箋語誤入傳文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五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於危反志我大德思我小怨音鬱

崔嵬山巔也陳曰十月之交傳山頂曰冢卒者崔嵬爾雅巔頂也崔嵬是山巉巖之狀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鄭曰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孔曰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𥡴按谷風之長養萬物喻大德崔嵬之草木萎槁喻小怨○中論詩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木不死無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音六莪五河反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餘亮反爾鄭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興也蓼蓼長大貌蓼蕭同○馬曰釋草莪蘿郭注今莪蒿陳藏器云廩蒿生高岡宿根

一名莪蒿李時珍云莪抱根叢生俗謂之抱孃蒿是莪常抱宿根而生有子依母之象故詩人借以取與蒿與蔚皆散生故喻不能終養○陳曰爾雅哀哀懷報德也郭注悲苦征役思所生也豈風母氏劬勞傳劬勞苦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反

蔚牡菣去刃反也釋草文陸璣曰牡蒿○馬曰唐注本草牡荊云莖勁作樹不爲蔓生故稱之爲牡則知牡菣亦以其散生特立與莪之抱根叢生者異故有牡稱不必如郭言無子而後稱牡也

缾蒲丁反之罄苦定反矣維罍音雷之恥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音己矣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入聲

缾小而罍大馬曰說文缾罋也儀禮鄭注甕瓦器其容蓋一斛一斛者斗二升也郭注爾雅

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一斛者十斗也　**罄盡也**　說文引詩云罄器中空也又引作窒云窒空也○陳曰昭二十四年傳鄭子太叔對范獻子曰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此引詩缾喻己小國罍喻晉大國傳云缾小罍大正本左氏說也○後漢陳忠上疏云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　**鮮寡也**　釋詁文○戴震曰春秋傳葬鮮者謂不得以壽終為鮮鮮似有少福之意故無怙恃者曰鮮民○陳曰不如死久孝子自歎其孤寡難堪也鴇羽傳怙恃也渾言之也韓詩云怙賴也恃負也析言之也○鄭曰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為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孔曰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有

所至是其所以悲恨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鞠養鄭曰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孔曰母又懷妊以養我○昶按鄭讀畜爲慉說文慉起也起謂興起與喜熙同義孟子畜君者好君也好喜亦相近撫循興起以悅其意長育以充其體也顧復合下出入爲義出則還顧之入則反復之皆所謂厚也腹厚也釋詁文○王引之曰昊天罔極猶言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我方欲報之德而昊天罔極降此鞠凶使我不得終養漢魯峻碑悲蓼莪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得詩人之意也○陳曰坻園有桃傳皆以罔極爲無中昊天當廣幽王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入聲

烈烈然至難也胡曰難當如行路難蜀道難之難以烈烈爲險阻之狀說文巘巍高也讀

若厲集韻𡾊力孽切山高貌古有𡾊山氏祭義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然則烈烈爲山之高峻故發發疾貌何人傳飄風暴起之風○鄭傳以爲至難發發疾貌曰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則發發然寒且疾也○歐陽曰發發暴疾中人也言王威虐可畏而暴政害人我獨罹之也○陳曰穀生也言民無不生我獨罹此勞苦之害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律律猶烈烈也陳曰王介甫以律律爲山之崒硉玉篇硉矹危石律硉同字弗弗猶發發也陳曰弗發雙聲○鄭曰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昶按獨害不卒所謂鮮民之生異乎天下凡民之生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

以告病焉鄭曰譚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孔曰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言小東大東序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

有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捄音虯棘匕必履反周道如砥之履反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音眷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

興也胡曰首二句爲興饛滿簋貌說文引詩云盛器滿皃飧孰食伐檀傳孰食曰飧謂黍稷也孔曰禮之通例皆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捄長貌孔曰捄爲匕之狀故知長貌雜記匕用桑長三尺是也匕所以載鼎實孔曰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注言匕所以載牲體牲體卽鼎實也棘赤心也孔曰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

祭也待賓客之匕禮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馬曰簋飧之滿與古者邦國之富不若今之杼柚其空也**如砥貢賦平均也**陳曰說文厎砥之或字孟子引詩作厎○孔曰砥謂礪之石砥石能磨物使平**如矢賞罰不偏也**陳曰言周家貢賦賞罰之道如此也韓詩外傳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墨子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趙注孟子視比也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馬曰廣雅視比也效也所履所視皆指周道卽上行下效之義**睠反顧也**陸曰本又作睠**潸涕下貌**說文引詩云涕流皃○鄭曰我從今顧視之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荀子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政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楊注言失其砥矢之道所以陵遲哀其法度墮壞

小東大東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糾糾（居黝反）葛屨（九具反）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戶郎反）既往既來（音釐）使我心疚（音几）

范處義曰東方諸侯無小無大杼柚皆爲之空○空說文杼機持緯者○段曰織軸似車軸故同名

盡也（釋詁文）○鄭曰葛屨夏屨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餫

佻佻獨行貌（韓詩作嬥嬥云往來皃）○釋訓佻佻契契愈遐急也郭注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急切○昺按此傳佻佻獨行貌是遐遠之意下章傳契契憂苦也是急切之意傳本雅訓而分釋之義得相備也

公子譚公子也

陳曰詩譚大夫所作故公子爲譚公子上行爲行來下行爲道言譚公子奉使周道往來不已東國之行役譚尤獨受其困乏也我譚大夫自我也

有冽（音列）氿（音軌）泉無浸（子鴆反）穫（戶郭反）薪契契（芳計反）寤歎哀

我憚音旦人薪是穫薪尚可載音稷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洌寒意也孔曰二之日栗冽是冽爲寒意也說文冽寒也故字从仌側出曰氿泉釋水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注水泉從傍出名曰氿穫刈也陳曰穫稻穫穉穫菽皆刈也毛全詩穫字不傳而此作傳者以穫薪爲析薪不謂穫爲木也無浸浸也〇鄭曰浸之則將溼腐不中用也

契契憂苦也陳曰擊鼓傳契闊勤苦也憚勞也釋文一作癉爾雅癉勞也載載乎意也昶按載乎意猶言意不忘乎載也以薪而歸是已所刈之薪懼其或浸意尚欲載之哀我憚人亦可休息矣而曾無念之者是穫薪之不若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力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彼皮反是裘求其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東人譚人也來勤也釋詁文〇鄭曰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〇陳曰爾雅勑

勤勞也說文勅勤也來古勑字西人京師人也孔曰京師王畿之大號粲粲鮮盛貌釋訓燕燕粲粲尼居息也郭注盛飾宴安近處優閒○鄭曰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舟人舟檝之人祖按易稱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古者農民土著死徙無出鄉惟商賈懋遷有無乘舟致遠是舟人之子謂商賈也熊羆是裘言富也胡曰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蓋皆爲裘之用私人私家人也陳曰謂私屬之家人百僚是試用於百官也鄭曰此言周衰羣小得志○顧炎武曰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又其甚也私人之子亦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狟魏是以削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亡者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丘婢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或醉於酒或不得發陳曰經中或字領下句兼以不以言故傳分釋之以見王政之偏也或有也以用也不以不用也○韓詩外傳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鞙鞙玉貌釋訓鞙鞙刺素餐也○陳曰傳當作佩玉貌奪一佩子璲瑞也釋器文○鄭曰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故刺素餐○孔曰瑞正謂所佩之玉

漢天河也棫樸傳云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鄭曰監視也喻王闕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孔曰嫌其光之小也以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總之使下諸星皆蒙維天之文也

跂隅貌說文引詩作歧云頃也玉篇也歧隅貌○孫毓曰織女三星歧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三角望之歧然成

襄反也韓詩章句同○孔曰晝夜雖各六辰舉其終始故七卽自卯至酉也○胡曰反卽更也謂從旦至暮七更其次爾雅襄除也除去也除去者變之義○祁按此

章因政役不均人無可愬仰視天漢有光織女岐然故欲愬於天而求其助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板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息羊反東有啓明彌郞反西有長庚音岡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反

不能反報成章也鄭曰織女有織名爾雅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陳曰報亦反也夏小正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初昏見織女在東而不在西明星貌玉篇明星也

何鼓謂之牽牛釋天文郭注今荊州人呼牽牛星爲擔鼓○牟廷相曰牛宿其狀如牛何鼓直牛頭上則是牽牛人也何鼓中星最明睆彼之詠謂何鼓不謂牛宿○郝懿行曰牽牛三星牛六星

服牝服也陳曰考工記鄭司農注牝服謂車箱服讀爲負按牝即牛大車重載牛負之故謂之牝服既夕禮注服車箱也說文箱大車牝服也

箱大車之箱也秵按以牝負箱因謂箱爲服連言曰牝服此散文則通也若對文則箱謂車箱服爲牝牛之負此車箱故傳分析之曰服牝服

也仍作虛字解不謂服卽箱者對文則異也解者多失之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釋天明星謂之啓明孫注明星大白也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韓詩云大白晨出東方爲啓明昏明見西方爲長庚庚續也釋詁文○鄭曰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捄畢貌也孔曰上言捄長貌此亦言畢之長也○月令鄭注小而柄長謂之畢畢所以掩兔也釋天濁謂之畢郭注掩兔之畢○說文畢田网也何嘗見其可用乎鄭曰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昶按此章言杼軸其空而織女不能報章爲助困於征役而牽牛又不能服箱啓明長庚喻君側啓沃之無人畢爲天网喻列位小人之不能去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

維南有箕載翕許急反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音許孔曰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馬曰爾雅析木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郭

注箕龍尾斗南斗是凡箕斗連言者皆謂南斗〇陳曰簸亦揚也說文簸揚米去康也挹斞于矩
反也謂文斞挹也〇廣雅斞酌也〇韓詩外傳言有位無其事也翕和也陳曰翕猶引也
〇覝按翕者吸引彼物合於此箕毛鄭義相成也〇馬曰漢書天文志箕主口舌淮南子頭會箕賦高注
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此詩刺重斂故以箕爲喩〇王引之曰南斗之柄常西向而高於魁故曰
西柄之揭揭高舉之名也〇歐陽曰末言箕斗非徒不可用箕反若有所噬斗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皆
怨諷之辭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竝興焉

四月維夏戶音立月徂暑先祖匪人胡甯忍予

胡曰傳不言與則維夏徂暑秋日冬日皆爲紀時　徂往也釋詁文　六月火星中月令季夏六月火星中　暑盛而往矣疏按徂暑猶言暑徂謂當盛暑之時而往行役甚病苦故下曰胡甯忍予○李黼平曰人爲說文奇字之几仁者人也中庸注人讀如相人偶之人匪人者謂先祖非復以人意相慰恤如下章言天子甯莫我有人與有其義同也蓋先祖之人己天子之有己忠孝之人情切而詞怨也

秋日淒淒百卉許貴反具腓房非反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淒淒涼風也陳曰爾雅哀哀悽悽懷報德也郭注悲苦征役思所生也悽悽卽此淒淒之異文○疏按感時節之變異卽愴然有思先祖之心謂此詩爲孝子傷亂闕祭正本雅訓　卉草也出車同　腓病也爾雅作痱○韓詩云變也○鄭曰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　離憂兔爰同　瘼病釋詁文○韓詩作亂離斯莫　適之也北門同○王安石曰亂出於上受禍常在下及

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䄂按方言爰哀也廣雅愁也之猶往也歸讀如歸獄之歸哀其往歸者言禍亂離憂而病矣哀其禍往歸於國也○宣十二年傳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鄭曰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陳曰穀生也言人無不貪生者而我何獨遭此害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羽其反

鄭曰嘉善侯維也○䄂按山有嘉卉此春時也句盛暑而往經秋涉冬今又至於春逾歲不歸所以致怨

廢大也釋詁文○據王肅及定本忕作大○鄭曰尤過也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

相息亮反 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鄭曰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爲惡曾無一善 構成 廣雅同○鄭曰構猶合集也 曷逮也 孔曰釋詁文○陳曰今爾雅作遏曷者借字○胡曰毛傳善讀經文往往得其微婉之意如噬肯適我及曷云能穀用爾雅遏噬逮也之訓皆以逮爲及唐風謂彼君子兮及今而肯適我乎此云我日構禍及此尚云云能穀乎

滔滔吐刀反 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音以

滔滔大水貌 江漢傳廣大貌 其神足以綱紀一方 魯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曹粹中曰江漢受百川之水而注之海使無泛溢之患所以紀綱南國也○秵按此賦體也言今江漢之神猶足以綱紀一方而王政不綱莫能保有其民序所謂下國構禍也○鄭曰仕事也○陳曰北山或盡瘁事國傳盡力勞瘁以從國事

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翰飛戾天匪鱣張連反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

鶉鵰也說文引詩作鷻云雕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孔引說文鳶鷙鳥也今說文脫○鄭曰翰高戾至也大魚能逃處淵鄭曰鱣鯉也○昶按詩言既非貪殘之鳥能高飛至天又非鱣鮪大魚能逃處淵所以構禍此比體也

山有蕨居月反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音衣

昶按山有蕨薇與四章山有嘉卉同皆紀時物也杞枸檵音計也四牡同桋赤楝所革反也釋木文○昶按文十三年傳文子賦四月杜注謂義取行役逾時思祭祀蕨薇春生之物也顧蕨薇杞桋而生哀正逾時失祭之感孔叢子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陳曰君子庶在位之人作此詩歌以告哀於君子此倒句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音皆）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音古）憂我父母（滿以反）

朱曰賦也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　偕偕強壯貌　說文引詩云彊也　士子有王事者也　陳曰士讀爲事採下句爲訓從事從王事也○鄭曰靡無也盬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己而憂○孟子云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

溥（音普）天之下（音戶）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

均我從事獨賢

溥大釋詁文率循釋詁文濱涯也縣同○濱古作瀕涯作厓○孔曰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州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賢勞也廣雅同○王念孫曰孟子引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陳曰鹽鐵論引詩曰刺不均也襄十三年傳引詩曰刺不讓也亦謂大夫不知讓與不均同義從事獨勞是卽不均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彭彭然不得息烝民箋行貌傍傍然不得已胡曰傍與旁通廣雅旁旁盛也事多而不得已亦盛之意將壯也李黼平曰釋詁將壯皆訓大故將亦可訓壯○鄭曰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乎旅衆也釋詁文○李黼平曰旅訓衆言衆大夫氣力方

剛亦可使之經營四方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

燕燕安息貌釋訓燕燕尼居息也字又作宴盡力勞病以從國事陳曰

昭七年傳引詩作憔悴字異義同傳云盡力勞瘁語雖分釋義實平列已止行道也

或不知叫古弔反號戶報反或慘慘七感反劬勞或棲音西遲偃

仰或王事鞅於兩反掌

叫呼說文嘑也號召也陳曰叫號連緜字說文嘑號也譁召也碩鼠傳號呼也是叫呼號召四字同義○孔曰居家閒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陳曰慘釋文作懆是也○衡門傳棲遲游息也

鞅掌失容也孔曰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爲容儀也○陳曰鞅掌疊韵連緜字鞅掌失容猶云倉皇失據耳

或湛都南反樂音洛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音諷議魚賀反

或靡事不爲音譌

陳曰湛亦樂也讀爲酖○鄭曰咎猶罪過也風猶放也○孔曰出入放恣議量時政○鄧元錫曰北山刺不均也秉均者不均膴仕者衆而賢者獨勞瘁畏譏焉蓋四牡皇華之意索然盡矣雅之盛也上平其政恤其私故士盡瘁而志其勞雅之變也上不平其政不恤其私故士盡瘁而哀其病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曰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竝○胡曰易林大車多塵小人傷賢其憂百端三國志趙王幹傳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維塵之戒此皆與序合者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讀如疹

大車小人之所將也鄭曰將猶扶進也祇適也○考工記注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祖按將車賤者之事也大夫乘車者也今不坐車中而乃與御者相扶進則其塵污人矣傳非以大車喻小人以將大車者喻小人而此小人之此比體故傳不云興也疧病也釋詁文○祖按車行則塵起小人用事則百憂生曰無思百憂者無可奈何之辭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莫庭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音扃

鄭曰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熲光也釋詁文○鄭曰使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荀子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韓詩外傳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無將大車維塵雝於勇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直龍反兮

鄭曰雝猶蔽重猶累也○徐光啓曰言百憂不可思正其憂之深也○鄒泉曰重者自累其心鬱鬱然而

不得伸舒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比也按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歐陽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别耳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音先至于艽音仇野神與反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

朱曰賦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於艽野遠荒之地說文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　艽野遠荒之地說文引詩云艽遠荒也　初吉朔日也陳曰朔日謂月朔之日自一月至十皆是也○陳啓源曰二月周二月也建丑之月也○鄭曰我行往之西方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遭

亂世勞苦而悔仕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陳曰經以彼此作對文此者此幽王彼者彼明王也小宛溫溫恭人韓詩以恭人爲大王居人上與此共人同○衵按共人謂能靖共其位之羣當指宣王此大夫必周之舊臣念先朝而涕零又懼罹今之罪罟而懷歸也**罟網也**說文网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旋歲聿云莫音暮**念我獨兮**

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音但**我不暇**音豫**念彼共人睠睠**音眷

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除陳生新也戴震曰爾雅十二月爲涂廣韻涂直魚切除涂同音通用方以智曰謂歲將除也其說夏正十二月周之二月故首章曰二月初吉○衵按甘誓數有扈氏之罪曰怠棄三正是古者三正並用蓋商周各用其正朔而寒暑節氣則兼用夏時故曰行夏之時此詩二月周正也方除方奧據夏時言**憚勞也**釋文亦作癉○陳曰憚爲癉之假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於六反曷云其旋政事愈蹙子六反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奧煖也唐無衣同○穊按由冬向春東風解凍故曰方奧始言二月初吉繼曰方除則二月終矣此曰方奧則又已開春蹙促也陳曰疊韻爲訓召旻此皆追溯初往時情事傳戚促也與此同○○戴震曰蕭菽皆收之於秋者而曰歲聿云莫詩用周正甚明戚憂也說文作慽○○雄雉箋伊當作繄繄是也鄭曰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穊按出宿猶出舍也謂念彼共人故不憚行役之苦而畏此反覆又豈能不懷歸乎曷云其旋二句與豈不懷歸二句皆逆入○陳曰反覆反猶側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

穀以女

陳曰爾君子庨王也無常於安處安息以起下文靖共好與之意荀子云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引詩嗟爾君子無恆安息楊注戒之不使懷安也武帝策賢良制曰詩不云虖嗟爾君子無恆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顏注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是其義也

靖謀也

釋詁文○神按爾位爾君子之位也君子在位之通稱而意則庨幽王也扇其靖共爾位以繼彼共人

正直爲正能正人之曲曰直

陳曰襄七年傳引此詩而釋之曰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傳釋正直二字即用左傳文左傳恤民爲德句釋詩之靖字杜注靖共其位所以恤民是也傳訓靖爲謀謀所以恤民當亦本左傳實靖夷我邦日靖四方傳皆云謀也皆謂謀治民人意義相同○緇衣子曰有國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按神之聽之神指先王也式穀以女言先王用祿與女也以猶與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息猶處也（陳曰傳謂末兩章同意耳殷其靁葛生蜉蝣傳皆云息止也）介景皆大也（皆釋詁文○陳曰介說文作夰景者京之借字左傳介福降之是介福爲大福也○昶按介爾景福言神大降爾鴻福疊用介景二字以足成文句）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

鼓鍾將將（七羊反）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志

幽王用樂不與德比（陳曰鼓鍾擊鍾謂金奏也大饗王出入奏王夏賓出入奏肆夏）

夏爲諸侯詩言會諸侯則所謂鼓鍾者奏王夏與肆賓也凡饗食賓射尚金奏故四章皆言鼓鍾說文鎗鐘聲也將鎗假借用先王之樂不與先王之德比卽爲淫樂此總發全章之恉

會諸侯於淮上 昭四年傳椒舉對楚靈王曰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幽王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杜注大室卽中嶽○胡曰嵩高爲中嶽見於爾雅姜氏廣義范氏詩瀋皆據左傳以爲淮水出桐柏山桐柏與大室皆豫州山幽王因大室之盟遂遊桐柏故會諸侯於淮上

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 鄭曰爲之憂傷者嘉禮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王肅曰凡作樂而非所則爲之淫淫過也○鄭曰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王引之曰允語詞懷允不忘懷不忘也

鼓鍾喈喈 音皆 淮水湝湝 戶皆反 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喈喈猶將將葛覃傳和聲之遠聞也湝湝猶湯湯說文湝水流湝湝也悲

猶傷也悲傷同義回邪也小旻同

鼓鍾伐鼛古由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勑留反淑人君子其

德不猶

鼛大鼓也綿同○孔曰鼛卽臯也韗人云臯鼓尋有四尺長丈二○陳曰淮南鼛鼓而食注鼛鼓王者之食樂也玉海引作伐鼛而食三洲淮上地朱右曾曰水經注淮水又東爲安豐津淮中有洲俗號關洲蓋津關所在故斯洲納厥稱焉通校全淮惟此有洲在今霍邱縣北也左傳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潁水源於大室而入於淮意王既會遂浮潁入淮數穆天子之浮于滎水以奏廣樂宣其汰侈于諸侯而不知戎狄之竊發此賢者所以聞樂而拊心也妯動也釋詁文○陳曰箋妯之言悼也古由卓聲同故讀爲悼羔裘傳悼動也說文引詩作怞韓詩作陶聲皆相近猶若

也小星同○蘇曰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王安石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落以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奴森反以籥以灼反不僭音祲

欽欽言使人樂進也陳曰鳧鷖傳欣欣然樂也欽欣一聲之轉廣雅欽欽聲也瑟琴在堂上也○孔曰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正樂正聲之美使人樂心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

笙磬東方之樂也孔曰以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磬爲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擧磬則鍾鑮可知以東爲始擧笙磬則四方可知○王夫之曰周禮眡瞭擊頌磬笙磬鄭注笙生也頌或作庸庸功也頌爲磬名則笙非有簧之吹器可知

同音四縣皆同也陳曰凡周樂縣之制編磬編鐘各一

四面設縣共八縣此外之縣者鑮二縣在東西兩行之南特磬一縣在堂下之北更設鞉鼓一縣在須磬之西四縣皆在堂下同音者堂下器之音同也同之爲言均也調也樂爲雅爲南也陳曰玉篇以爲也雅正樂舞六代之樂也南夷樂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陳曰詩但言南夷之樂傳乃兼言四夷之樂以補明經義○陳啓源曰雅南之義三家詩說皆與毛同文選注引韓詩內傳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六代皆雅樂也四夷則南樂在其中也又後漢陳忠引詩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引對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卽注語觀之可見南爲南夷古義皆然矣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馬曰古南與任音義同白虎通南之言任是也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鞮鞻周禮鄭注同惟東曰南韎曰任公羊何注東曰株離南曰任西曰禁北曰昧蔡邕同何白虎通義東曰朝離南曰南西曰昧北曰禁明堂位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

以爲籥舞胡曰以籥兼雅南言之雅舞固用籥南舞亦用籥也○陳曰不言干舞而但言籥舞尚德之義也舉文舞以該武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陳曰抑傳僭差也賓之初筵傳秉籥而舞與笙歌相應所謂和而不僭也總釋雅南則上文鍾磬琴瑟包在其中矣末章陳古樂意承上三章淑人君子謂用樂與德比者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朱曰賦也

楚茨徐咨反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陸曰田廢生草曰萊

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孔曰死者爲天災所殺在者又棄業而逃降喪流亡由祭祀不饗所致經六章皆陳古之善言古之享祀神錫爾福反明今之不饗神不祐助也○胡曰既曰思古則但爲想慕盛世之詞而傷今之意自在言外正詩人善於立言班固所云抒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宏我以漢京也章首言力農墾闢而繼之

曰自昔何爲則居今思古之意甚明鳲鳩通篇皆贊美君子之辭而序云刺不壹正與此諸詩相似○祖按作者生際衰亂追想隆風流連慨慕作爲此詩未嘗有一語刺時也而采風者以其在幽王時知其爲傷今思古之作故曰刺幽王也衰時而述盛事所以爲妙遠不測不然祭祀既有樂章又復鋪陳其事亦何爲乎

楚楚者茨言抽勑留反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音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音以以介景福方墨反

楚楚棘茨貌鄭曰茨蒺藜也○玉藻注作薺玉篇作薋抽除也陳曰抽除雙聲○嚴曰方言凡草木刺人江淮之間謂之棘爾雅之茦刺卽此棘○朱曰蒺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蓋將使我蓺黍稷也○說文引詩作埶云逵也○陳曰說文旟旟衆也从㫃與聲是與與有衆

義廣雅翼翼盛也　露積曰庾說文倉穀藏也庾倉無屋者○甫田箋庾露積穀　萬萬

曰億伐檀同○孔曰庾在於空非有可滿舉億為多以至億為滿也○鄭曰言古者先王之政以農

為本黍與稷翼翼蕃廡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

先祖　妥安坐也釋詁文○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鄭注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

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卽至尊之位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　侑勸也

特牲饋食禮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鄭注三

飯告飽禮一成也侑勸也○陳曰以介景福祝為主人獻神之辭禮運所謂祝以孝告也小明傳介景皆

大也

濟濟子禮反　蹌蹌七羊反　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音滂

或肆或將祝祭于祊音方祀事孔明彌郎反　先祖是皇神保

是饗孝孫有慶音羌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孔曰曲禮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愨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乃鮮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往司徒奉牛司馬奉羊○鄭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

亨飪之也陳曰匏葉箋亨孰也飪孰同義剝亨猶割亨也肆陳也說文肆極陳也將齊也釋言文郭注謂分齊也或陳于互周禮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注互若今懸肉架

或齊于肉黃以周曰或剝而肆陳于互謂豚解也或亨而將齊其肉謂體解也禮運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體有九體十一體二十一體之別故必齊其肉祊門內也釋宮祊謂之門孫注廟門也○說文引詩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以徬皇也○何楷曰祝祭于祊略如迎神之類祭統稱祭有十倫首言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房此交神明之道也是則祭祊爲行禮之始之明據○焦循曰祊祭索神之名所云爲祊於外而出於皇祊者皆對室中言非門外也○陳曰明謂昭明也

大同說文保安也山有樞同○孔曰先祖之精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歆饗之○陳曰孝孫有慶以下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禮運所謂嘏以慈告也少牢饋食禮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其義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夕反爲俎孔碩或燔音煩或炙君婦莫莫音麥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醻市由反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爨饔爨廩爨也孔曰饔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踖踖言爨竈有容也釋訓敏也○陳曰書大傳爨竈者有容與此傳訓同碩大也宗廟之俎用大房也燔取膟音律膋音僚○胡曰凡祭血腥之時已有膟膋燔燎至薦熱之時又取膟膋而燔之是燔燎有二事毛以生民之載燔載烈與此詩之燔炙皆即郊特牲旣奠焫蕭之事故或燔言於執爨之下鄭彼注云奠謂薦孰

時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是也至信南山取其血膋承以取其毛之下當是制祭時事毛不言者以本文自明炙炙肉也陳曰瓠葉傳炕火曰炙禮運醴醆以獻薦其燔炙皇侃云燔謂薦孰之時蕭合馨薌正用毛義焫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陳曰君婦與五章君婦同周禮九嬪之職在贊后薦徹豆籩卽五章所云君婦廢徹也世婦之職在蒞陳內羞之物而女御又贊世婦者卽此所云爲豆孔庶也說文漠清也莫與漠同清靜敬至此謂正行祭祀之時豆謂內羞庶羞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司士羞庶羞于尸鄭注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〇任啓運曰正祭時賓客無豆繹乃設之蓋以內羞庶羞皆爲飲酒設故至旅酬乃用也繹而賓尸及賓客陳曰詩言設俎薦孰之後直至賓尸設豆之時故傳釋爲豆卽據賓尸之豆有內羞庶羞爲訓經以爲賓爲客句起下獻醻傳乃補明經義謂繹祭賓尸之禮始及賓客

也絲衣序繹賓尸也穀梁傳繹者祭之日日之享賓也 **東西爲交** 陳云東西二觶竝旅旅行也東西行謂之交也 **邪行爲錯** 陳曰邪與衺同錯者造之借字東西而衺行謂之造也郊特牲饋食禮主人酬賓之觶奠于薦北賓取之奠于薦南主人獻長兄弟衆兄弟及內兄弟後于是賓取主人酬賓之觶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衆賓又酬衆兄弟交錯以辯有司徹旅酬賓三獻後使二人舉觶于尸侑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至衆賓與兄弟及私人交錯其酬皆是以尊酬卑中庸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 **度法度也** 韓詩外傳作禮義卒度 **獲得時也** 鄭曰卒盡也古者于旅也語○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陳曰傳釋度爲法度卽示不淫示民有上下之義也祭祀之時清靜而敬至至旅酬時則笑語不禁卽教民睦之義也故曰獲得時也 **格來** 釋言文○方苞曰謂神安然來

格也酢報也釋詁文○陳曰報之以萬壽也此章及明曰繹祭祭畢而饗燕賓客由饗燕而推本

於神報介福則祀事至此畢矣下三章又複敘祭祀始末以明思古之情

我孔熯而善反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音來孝孫苾蒲蔑

反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讀期如式既齊既稷

音速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熯敬也釋詁文○戴震曰說文戁敬也熯借字○鄭曰我我孝孫也莫無愆過也善其事

曰工祝按此據論語工欲善其事以釋工祝之名賚予也釋詁文○陳曰此正祭工祝告

利成也凡正祭告利成後有神餕受福之儀節下文正言其事徂讀爲且徂賚孝孫且賚孝孫也予孝孫

即下文之卜爾也少牢禮上籑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籑古文作餕說文苾馨香也芬艸

初生其香分布是苾苾芬芬皆香也○鄭曰卜予也苾苾芬芬有馨香矣幾期陳曰讀幾與期同此假借

也式法也說文同○𥙷按如期謂胡壽也如法謂保建家室也箋謂此皆嘏辭之意稷疾
陳曰爾雅疾速也謖音速謖稷皆从畟聲稷讀爲疾猶勑讀爲飭竝於雙聲得義齊亦疾也爾雅齊疾也
○馬曰古者以疾爲敬設文亟速也廣雅亟敬也敕固也陳曰說文飭致堅也致堅者固之謂
也爾雅匡正也固與正義相近齊稷匡敕皆祭祀肅敬之意○鄭曰極中也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
億言多無數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
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音曰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
父兄弟備言燕私
陳曰戒亦備也祭日畢王將出則奏鍾鼓矣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鄭曰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
也致告告利成也陳曰告者告孝孫也郊特牲士禮其正祭於旅酬後祝告利成改饌

闔戶牖再告利成士不賓尸也少牢大夫禮其正祭終獻後告利成尸出又賓尸告利成尸出改饌再告利成鄭注利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此告利成之節次也天子諸侯禮更隆盛上章工祝致告謂正祭祭畢此章工祝致告謂繹祭祭畢毛於此章發傳者至繹祭而事尸之禮乃終也

皇大也

陳曰皇訓大尊大之也○段曰宋書禮志兩引皆曰鍾鼓送尸正義鳴鍾鼓以送尸是唐初不作鼓鍾開成石經誤○鄭曰載之言則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孔曰周禮膳夫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九嬪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豆籩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馬曰徹者𢿱之假借說文𢿱發也廣雅發去也廢𢿱二字同義

燕而盡其私恩

鄭曰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孔曰郊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注云胙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以綏音妥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音羌既醉既飽補首反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去九反 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他計反 引之

綏安也樛木同 安然後受福祿也祀按鄭曰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傳所云安者即燕也上章云備言燕私此章即陳陳燕私受福之事故云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曰既醉篇爾肴既將傳同皆讀如行列之行伐柯籩豆有踐傳踐行列貌是其義也中庸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所謂莫怨具慶也既醉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又云終於饗燕始於享祀文義與此同此下復因燕私醉飽而推本於祭祀受嘏與第三章末一意盡之盡其禮也祭統云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之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祭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〇鄭曰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於時維君德能盡之 替廢釋言文〇陳曰俗作替說文替廢也从竝白聲 引長也釋詁

文又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注子孫長引美無極也○衵按首章前四句思古此章末二句傷今言外見今之子孫不能引長而替廢之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朱曰賦也○顧鎮曰刺幽之詩節南山以下十二篇皆小人女子構讒召禍之事大東以下則賦役不均而天下皆困故年難順敘要在幽世之限斷畫如也涕泣之道至是已窮而心猶不已乃稱引古昔以動其深思故鼓鍾篇反復於君子之德而盛稱古樂之不僭思古之義當自鼓鍾始序特於楚茨著其說耳詩人感時傷事述古興懷其所指陳皆非無爲周家以穡事開國而幽政煩賦重田卒汙萊故楚茨四詩反覆農事宣王以奮武中興而幽荒於酒色朝會盡廢故瞻洛四詩鋪陳盛美皆所以鼓舞歆動之至頍弁爲角弓之反車舝爲白華之反規切尤深矣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陳啓源曰曾孫之名周之後王皆可稱然文武開創時武功多於文治禮樂制度大率皆成王所定故正雅及頌文武而下止有成王詩則思古者惟思成王固宜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田見反畇畇音勻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滿以反

陳曰禹貢雍州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荆岐渭北山終南惇物渭南山終南在今長安縣南惇物在今武功縣南皆爲南山禹治水災自東而西終南惇物皆有功施甸治也韓奕同○胡曰韓詩作敶古甸田敶字皆通周禮注甸讀曰田說文田敶也敶敶者敶列穀種巳含治義毛韓字異訓同○嚴曰言禹甸治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矣畇畇墾辟貌陳曰均人注引作畇畇音均與畇同夏小正農率均田注均者始除田也周語注發田曰墾辟者開也曾孫成王也孔曰序言成王奉禹之功疆畫經界也說文畺界也○孔曰孟子夫仁政必自經界始趙注經亦

界也經界者地畔之名理分地理也孔曰分別地非宜之理孝經注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或南或東王夫之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步百者積一畝之實也取百步之積而方之則每方十步而黍稷菽麥之地與稻田殊其塍埒必狹長乃可行水然朱子謂廣一步長百步者則太陰而與井地不同且田體皆順與此言南東其畝幷異南東其畝者或南北其畝或東西其畝也考工記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一畝之積廣五步凡三十伐徑二十步凡五列之每列縱者四畝橫者四畝兩縱三橫或三縱兩橫而成每一列爲二十畝五其二十爲步百以成一列五其列則每方百步積萬步而爲百畝此則夫田之可方者也而二十五其四以成一夫縱者半橫者半故南山之詩曰橫縱其畝橫者南縱者東也一縱一橫交午而成方則畎間之水各因其徑爲所注於遂之道矣百畝而一夫夫有遂廣二尺深二尺都鄙之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廣四尺深四尺十里爲成成有洫廣八尺深八尺百里爲同同有澮廣二尋深二仞則溝洫皆方而起於四十井爲成者四井爲邑四邑爲

邱而旁加一里也要其數皆以四起則與四畝之徑廣各二十步而一方同四者開方之數所自生也都鄙近國車馬往來之衝故方之以便行而一夫之田或縱或横則猶相互焉若鄉遂之制變九而十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十相成勢不能方或曲一夫之遂縱之横之以就溝或一夫之遂如都鄙法而十夫之遂則兩列各四夫一列二夫兩溝而成一列廣四夫長五夫積五列而成洫一縱一横逮乎五其二十而百夫溝上之畛猶必有齟齬不受之處而形如凹字之半積百而千積千而萬三十三里少半里猶不齊也九川而同而後方百里齟齬者得互相受而疆界始方焉則自一夫百畝以抵於同其或東或南犬牙相入而甽畝遂溝洫澮川參差縈紆者不一也溝洫本瀉水以防潦而直流太急則又苦其易熯故曲折之以節其流且地勢之高下無恆亦因之以輸灌而不滯鄭氏周禮注曰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横洫縱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與朱子之說小異大同無復紆折蓋鄭以南畝圖之而不以南東其畝圖之也惟南東其畝則徑畛涂

道畎溝洫澮皆隨之以紆回水流既節而又可以限戎馬故郤克使齊盡東其畝而國佐對曰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惟吾子戎車是利此之謂也夫井邑邱甸之或縱或橫必相地勢以經畫其疆理安得盡使截然方折以趨川邪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芳云反益之以霢霂亡革反霂音木既優既渥音屋既霑張廉反既足生我百穀

馬曰釋天冬曰上天古尚書說自上監下則稱上天韓詩雪雲曰同雲蓋陰雲密布之貌埤雅引詩而釋之曰冬曰上天燠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其說是也雰雰雪貌楚辭王注雪霜貌

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陳曰晏子云陰水厥陽水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孰釋天文○說文引詩優此與傳說略同

小雨曰霢霂作瀀云澤多也渥霑也霑雨霂也霂濡也浞濡也○陳曰足借字

疆埸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逼反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必寐反我尸賓壽考萬年

埸畔也孔曰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故名之爲埸○說文畔田界也翼翼讓畔也孔曰舉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彧彧茂盛貌廣韻作稢稢云黍稷盛貌○鄭曰斂稅曰穡畀與也○陳曰以黍稷爲酒食也凡祭祀有妥尸饗賓之禮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音孤是剝邦角反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鄭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王夫之曰孟子所謂五畝之宅者民之恆居也周禮上地夫一廛中地一廛下地一廛但田百畝即有宅地一廛田以畝計而宅定限明矣若廬則耕穫之次舍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則異於廛宅可知蓋於公田之中割二十畝爲草舍八家通一安置耒耜收斂

秉穧以避風雨而便田事婦子來饁有所蔭息田畯課耕有所次止先王周恤民情於此爲悉李悝商鞅之流以爲閒土而辟之是以後世無存者剝瓜爲菹也鄭曰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孔曰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蓏是祭必有瓜菹矣○○陳曰獻瓜菹於先祖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莫九反享于祖考去九反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

王夫之曰周禮酒正辨三酒之物三曰清酒鄭注清酒今中山夏釀接秋而成周尚赤也孔曰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陳曰從從獻也量人注云從獻者肉肴從酒也鸞刀刀有鸞者說文鑾鈴象鸞鳥之聲从金鸞省○陳曰通假作鸞言割中節也孔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毛以告純也孔曰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

毛以示物章注物色是毛以告純膋脂膏也說文引詩作膫云牛腸脂也血以告殺楚語文膋以升臭孔曰燒其脂膏升其臭臭氣使神聞之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馨香○以上二十九字正義以爲箋語陳據定本集注訂正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彌郎反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烝進也釋詁文○陳曰廣雅馥馥芬芬香也馥馥本韓詩○張耒曰受莫大之福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極治之世也而其本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雨雪之時而後乃及於祭祀禮樂之事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備於上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朱曰賦也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詩毛氏學二十終